

何氏學



何氏學

東越何治運

卷四

書後十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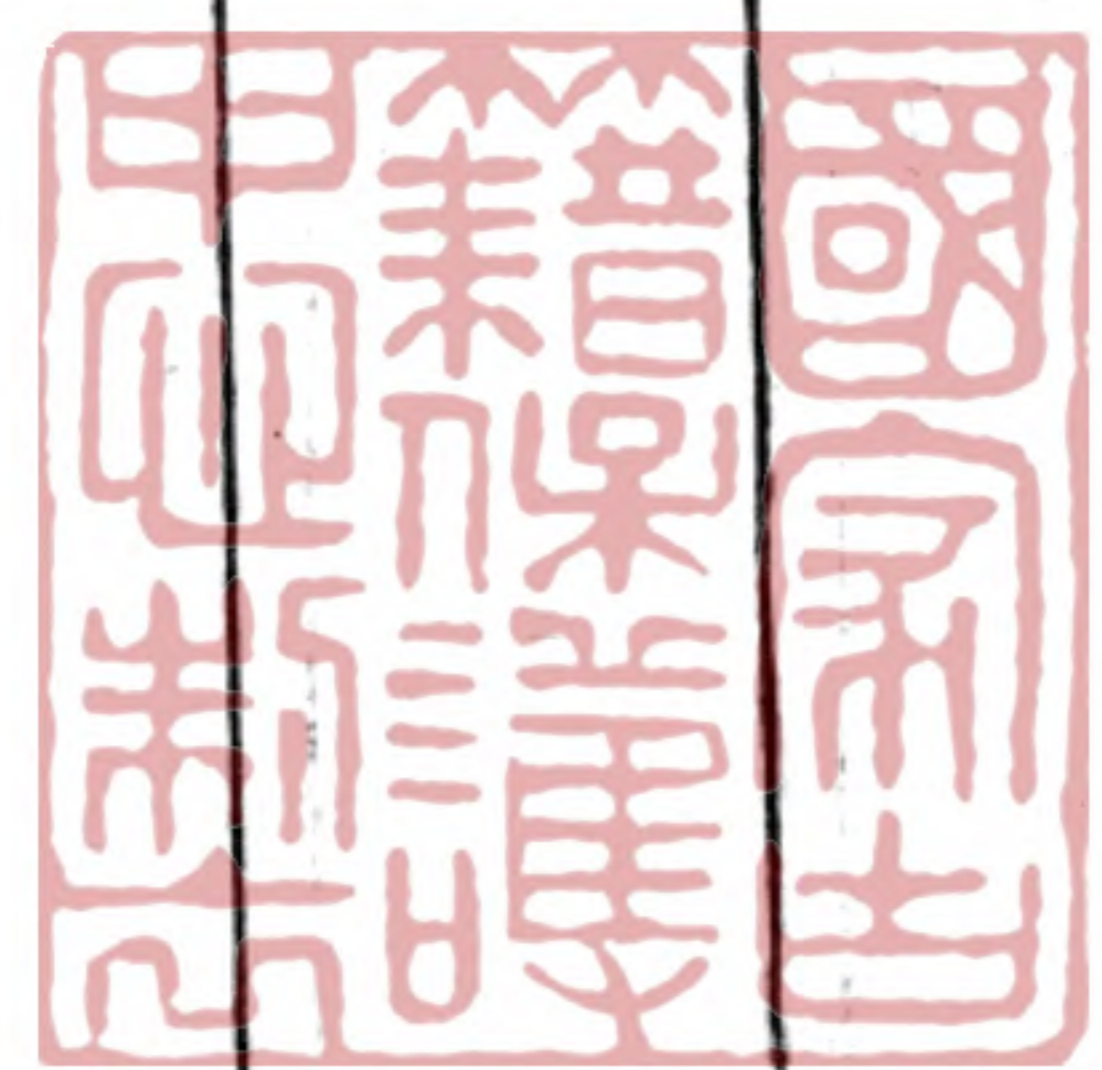
跋一首

記一首

書一首

祭文一首

連珠二十八首



紀夢一首

不文一首

書覃谿先生經義考補正後

覃谿先生曰謹案古文尚書自吳才老至吳草廬諸人雖有疑之者尚皆未有專書至梅鷟始特爲書以辨之至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而攻擊不遺餘力矣近日程廷祚惠棟王懋竑宋鑒續加考證其說益詳以方綱愚昧之見此諸家辨訂之勤誠爲學者所不可不知弟以稽古尊經之道言之其大要有二端焉一曰悖於義理者毋以溷經文也一曰涉於後世者毋以假先

代也是皆所以羽翼經學耳夫以涉於後世之詞不可假借古經則如禮察篇保傅篇之語雜周秦公冠篇之詞及漢昭此固人所共知而不聞有專著一書以辨大戴記之非經者也此猶可曰無悖於義理也至如明堂位篇言魯之君臣未嘗相弑則顯與春秋相悖此亦人所共知而不聞有專著一書以駁小戴記之宜刪去某篇者也乃於大禹謨危微精一之十六字過加糾擿夫以子朱子援此十六字合諸允執厥中

之訓以著中庸道統之原而後世爲考證之學者猶不憚於過加糾擿如此此又奚以考證爲哉治運謹案覃谿先生於謹錄之學當爲我朝第一至於說經未免尺有所短夫禮察篇保傅篇之語雜周秦公冠篇之詞及漢昭此皆明著其詞與人可見以視晚晉尚書之以僞亂真者豈可同年而語且禮記者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夫七十子所記自當無謬誤若其後學者所記則所謂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者也何怪明堂

位篇之顯與春秋相悖而尚書者曾經聖人手則必不容有質鼎彝乎其閒者也豈可一斗斛而相量耶盧子榦之言也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糝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詰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觀此則子榦且以尚書周禮正禮記之糝謬今覃谿先生乃以禮記之亦有糝謬以爲晚出之尚書分謗豈不偵哉鄭君注月令曰祭統曰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又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又曰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法罪與母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又曰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

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又曰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又曰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因書於此似誤也又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又曰此甫八月中氣雨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

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諸象魏又云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反鄭君注明堂位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也觀此則鄭亦未嘗

不駁正小戴記之失至於稷曰明棗王劭謂必無此句左傳其處者爲劉氏疏家謂先儒插注此詞則經典中爲後人所屬者先正未嘗不厯加指斥而覃谿先生必不欲人指斥晚出尚書之僞蒙有猜焉且朱子所云擇善固執卽精一之謂此自朱子千慮之失未足可依何則允執其中堯舜禹皆自誠而明者也惟精惟一則自明而誠者也非舜之所以命禹矣夫君子之學實事求是固不可苟駁前師以喬詰卓摯爲能

亦不可弃奇取同以埤汚傭俗自囿況首疑晚晉尚書者吳才老而外朱子其倫魁也閻惠諸人正發明朱子未盡之意覃谿先生雖欲加以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之罪閻惠諸人未冝仞也覃谿先生又謂陸清獻以理學經術推重儒林不聞以未駁古文尚書之故譏其寡學蒙則謂王白田私淑考亭一時有小朱子之目不聞以攻擊晚出尚書之故譏其忘本也若覃谿先生者可謂能以仁心說而未能以學心

聽以公心辨者也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揚子
曰高其目下其耳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聽以公心辨者' and '揚子曰高其目下其耳']

書段若膺說文解字注後

說文解字注三十卷 國朝段若膺撰謹案若

膺之爲此書其所變易昭焉如晦之就明其所
彌縫奄焉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若
膺自云十得其八信矣末所未解者若膺據六
書故所傳唐本說文沾亮字於儿部以爲从高
省此扁見曲論也案倮諒涼諒諒諒皆从京
聲亮卽倮之隸變耳以爲从高省非其例也若
膺謂昏字於古音在十三部不在十二部昏聲

之字蠹亦作蚊齧亦作咬散亦作恣昏古音同
文與眞臻有斂侈之別字从氏省爲會意絕非
从民聲爲形聲也治運案漢隸作昏經典釋文
作昏五經文字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从氏凡
泝昏之類皆从氏則今本說文皆後人所改說
文古本當作昏日冥也从日民民者冥也民亦
聲十二部與十三部合韻最近故蠹亦作蠹若
膺爲誤本說文所誤反謂隸書爲淆亂五經文
字爲慎民聲爲淺人所增疑古本祇有蠹而蠹

乃後人所製削趾適屨不亦勞甚矣乎若膺據
大徐所傳孫恂唐韻沾笑字於竹部之末亦非
也夫孫恂唐韻今亡矣夫僅見於鼎臣所述孤
文單證未足可依況从竹从犬而不述其義東
坡所云以竹鞭犬有何可笑雖屬戲劇實有至
理且孫恂垂韻李陽冰不容不見若果說文从
竹从犬陽冰不得又改爲从竹从夭以爲竹得
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也案說文艸部有芙字
女部媻巧也詩曰桃之媻媻女子芙兒此可見

笑之从艸不从竹矣以說文偏有攷之但有从
笑之字絕无从笑之字漢書薛宣傳谷永傳及
敘傳皆作关漢碑作咲亦皆从艸不从竹也若
膺不以漢人之書證說文而用唐人之說斯亦
千慮之失也五經文字云說文作踣經典相承
隸省作踣若膺以爲不必是此从竹下犬之笑
張參不引說文若膺又篤信之何其到也大徐
所采唐韻之音切若膺或以爲肫決不甚信獨
於此條奉爲科律蒙有猜焉若膺據詩正義沾

第字於竹部亦非也弟在說文自有本字詩正
義引說文云鳶鷲鳥也若膺不信而獨信此何
歟若膺又謂伏羲文王作𠄎孔子作巽巽而小
篆乃作巽矣於伏羲文王爲古今字也此說本
之江氏聲若膺又謂許所見易惟此爲木爲風
爲長女之字作𠄎猶今易惟雜卦傳之姤作遘
也謹案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豈有慮羲文王
作古字而孔子乃作今字之理姤鄭同古文作
遘王弼韓康伯以俗字改作姤雜卦傳之作遘

則改之未盡者也豈有曾經聖人手者亦如後世之刊落不盡多不齊一乎不意我朝實事求是之儒而忽有此鑿空臆說誠可嗟駭矣妄老也从又灾大徐本作从又从灾闕若膺案此有義有音則闕者謂从又灾之意不傳也乎應曰又音手手灾者衰惡也言脈之大候在於寸口老人寸口脈衰故从又从灾也此蓋有所受之韻會引說文从又灾灾者衰惡也蓋古有此五字而學者釋之治運案妄本从又从尖言須人

以又手扶尖也尖與灾形極相近故譌而爲灾乎應之說支離坳會夫寸口脈衰老人常態何灾之有此王文公字說之品彙匹儔也而若膺乃引之以爲博乎奐取奐也一曰大也大也當爲文也之誤高誘注淮南修務訓引奐乎其有文章卷阿正義云孔鼂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此奐文也之證而若膺不能改毛部鳥獸毛毳夔部鳥獸褰毛臧君琳有辨甚明而若膺不能从颶大風也从風日治運案此卽爾雅日出

而風爲暴之暴字也今海內通行此音而不得其字若膺改爲从風曰聲而古字永廢矣夔申國之人也从夂从頁从臼臼兩手夂兩足也倉古文夏治運案京師爲首諸侯爲手四裔爲足所以爲中國之人也古文夏从夂从田从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亼合橫目之民而安於疋非中國之人而何若膺亦不能注巖古文羌如此治運案中古文以爲艸字西方積欠羌戎以艸爲覆故从中从二欠與寒同意若膺不得其說夫苗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此莊之所以从艸从壯也若膺亦不能注要之若膺於此書所得多矣學者擇善而从可也

再書段氏說文注後

說文鞀遼也从革召聲鞀鞀或从兆聲鞀鞀或从鼓兆聲籀文鞀从鼓召若膺曰周禮以爲韶字治運案論語播鼗武經典釋文作鞀漢書古今人表亦作鞀義疏本作鞀尚書下管鼗鼓作鼗詩置我鞀鼓作鞀月令命樂師修鞀鞀鼓淮南子武王有戒慎之鞀並作鞀而從未有作鞀者鞀字當逡入音部韶下云籀文韶从鼓召若膺果於自信如改磻下卅字入串下改鬼部魑

字入佳部皆不嫌專輒此處又謹慎太過矣若
膺於韶下云周禮作馨爲段借則尚有不僚也
夕部夕惕若夤者古文周易也骨部夕惕若厲
者今文周易也若膺不難改說文以从王弼之
本山部嶠夷嶠谷者今文尚書也土部塢夷陽
谷者古文尚書也日部又有曰暘谷者此商書
曰暘之羨文也若膺不難改說文以从僞孔衛
包之本而於此不改說文以從周禮此欲之而
不能非能之而不欲也

書鈕匪石說文新坳攷後

匪石謂璣或作湔蒙案爾疋鍾小者謂之棧說
文或借棧爲璣未必如劉昌宗之說但璣字旣
經典所有說文斗部說解申有之大徐坳之是
也匪石謂璣疑珍之別體蒙案璣珍音讀大異
必無合韻之理舊疑璣或通作揆說文揆遠取
之也聲形義皆相近但此亦意必之說乖蓋闕
之義也匪石謂芙蓉通作夫容蒙案一切經音
義引說文作扶容匪石謂茗疑萌之俗體蒙案

太平御覽引張衡靈憲注大素之前幽清卒靜
家冥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无如是
者永久焉斯爲冥莖一作津蓋乃道相說文莖水
脈也一曰水冥至也冥莖冥至皆卽茗芋之異
文說文有芋無茗則茗當作冥匪石以萌代之
則慳矣萌古音莖不與茗同音也匪石謂呀卽
牙之俗體或作訶蒙案說文𠄎反𠄎也讀若呵
則𠄎卽呀之正字匪石謂遑通作皇蒙案漢石
經則兄自敬德是又通作兄也匪石謂透疑誘

之俗體蒙案北史齊神武紀孝昌元年率文襄
等逃文襄落牛段榮透下取之此玉篇所謂透
跳也而曹憲謂世人以此爲跳透字未是矣則
此乃俗字也而與詭誘則聲義皆相遠矣匪石
之說非是匪石謂鬧疑譟之俗字蒙案一切經
音義卷三憤夷公對反下女孝反說文憤亂也
韻集夷猥也猥猥也字从市从人經文从門作
鬧俗字也孫淵如曰說文無鬧字此夷字或卽
說文丙字讀如三年導服之導也導鬧聲相近

治運案此導字讀如禪與鬧聲亦不近淵如之言甚非矣眾經音義卷十七沸澆乃教反廣雅撓亂也說文撓擾也聲類撓攪也此則今之鬧字矣淵如求之字形而不攷其義匪石求之字義而不得其聲皆非是匪石謂鴨疑鵠之俗字蒙案經典止作匹或作鶩無所謂鴨也何怪說文之不收乎必欲求其字以實之亦當借鴈不當借鷓也鴈卽乙之或體乙鳥轄切鴨烏狎切此聲之相近也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

鳧楚人以為乙此鳧乙之乙非燕乙之乙也此義之相同也若作鷓則聲義皆相遠幾里矣匪石謂剗疑剗之別體蒙案剗為削之別聲義皆同若剗則疑母與剗非雙聲也匪石謂筠通作筍蒙案筠說文作筴尚書顧命敷重筍席鄭君注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筍釋文筍息允反徐云竹子皮為席于貧反是徐僊民从鄭以筍為筠也此條尤明而匪石不能引匪石謂篙通作槁蒙案釋名曰所用斥岸旁謂

何氏學 卷四
之交一人前一人還相交錯也則又通作交匪
石有所不知匪石謂矐矐疑童龍之俗字蒙案
江交通赤虹賦日通籠而上度通籠矐矐古今
字也匪石之說非是匪石謂映疑古作盜又作
泱蒙案瑛玉光也與映聲義差近作盜則義太
遠矣至於泱泱之泱在說文則當作塊說文塊
塵埃也杜詩八哀篇胡塵昏塊莽至於近人所
用映照之映則當作景而讀爲影也匪石謂寘
疑寘之省文蒙案太史公書大宛列傳張騫使

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
其東則東流注鹽澤又云河原出于寘其山多
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
云觀此則寘爲寘之省信矣又案易坎上六寘
用叢棘釋文寘之豉反置也劉作示子夏傳作
湜姚作寘寘置也張作置而匪石不能引匪石
謂侖通作倣儻通作黨蒙案漢書揚雄傳爲人
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黨晉灼曰佚蕩
緩也宋祁校本云蕭該音義蕩亦作傷韋佚爲

替傷蕩爲黨晉音鐵儻說文跌踢也亦佚蕩之
異文也匪石謂倜通作俶義是而音則非也匪
石謂襖疑燠禱之俗字蒙案襦古音歐聲轉爲
襖不必以燠字代之匪石謂覲通作儻蒙案心
部云愉薄也从心俞聲論語曰私覲愉愉如也
則覲或說文所本有今本闕之耳未可便以儻
代之也匪石謂嵌或作廡蒙案嵌當作堪廣雅
鉛堪龕受盛也匪石謂嶼疑淤之別體蒙案衆
經音義卷十九曰水渚之與反爾雅曰小州曰

渚李巡曰四方有水獨高可處故曰渚釋名云
渚者遮也體高能遮水使从苟同也之與反與
似與反聲相近若作淤聲反不近矣匪石謂廡
卽屐之俗字或作跋蒙案周禮音義下祈沈如
字劉居綺反小爾雅曰祭山川曰祈沈案爾雅
祭山曰廡縣祭川曰浮沈祈音九委反今讀宜
依爾雅音治運案管子形勢弟二云山高而不
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祈沈
二字與鄭注正同則廡又當作祈也匪石謂屐

未詳蒙案說文按止馬也集韻十六蒸按與虔同紐則虔或當作按也匪石謂駛或作使蒙案玉篇鬯部𩚑烈也則或通作𩚑也匪石謂狷卽猥之別體蒙案說文悁忿也蓋亦狷之異文也匪石謂悱疑誹之別體蒙案說文僂論語皆古文古論語無此句故說文亦無此字不能以誹字代之也匪石謂濼通作滯蒙案說文有懣字則亦懣之正字也匪石謂懇通作猥蒙案禮記頥乎其至也則又當作頥也匪石謂惹通作譖

又疑諾之別體蒙案玉篇也亂也與惹聲義皆同匪石之說非是匪石謂瀛疑作羸蒙案一切經音義卷十九龜鼈吾高反字林海中大龜也力負蓬羸壺三山是也則瀛當作羸無可疑也匪石謂潺疑古作孱蒙案說文僂讀若汝南潺水則潺或說文本有今本撓之耳匪石謂森疑藐之俗字蒙案陶淵明詩有晶晶川上平之句則森當作晶也又案一切經音義卷七云眇眇亡紹反眇眇遠也亦深大也經文作妙非體也

則渺當作眇也匪石謂漱卽款之俗字而不知
二文皆有此讀說文不熟之過也匪石謂霎疑
潏之俗字蒙案潏與霎聲不近而形亦遠當作
霄曹憲博雅音卷第六霄霄素合徒甲二反是
也匪石謂鯀未詳蒙案說文雉江淮而南曰搖
爾雅作江淮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鷁鄭
君注周官掄狄云掄翟畫搖者亦同許君作搖
此則陸德明所云豈必飛禽卽須安鳥水族便
應著魚因斯以譚則鯀或當作搖也匪石謂姐

疑古作旦蒙案姐當作晏晏當从女旦省乃得
聲而姐則其不省者也匪石謂琵琶當作摠把
又作擊嬰蒙案說文祀摠擊也此摠祀二字也
匪石謂瓷疑盃之俗字蒙案說文由東楚名缶
曰由象形由古文是瓷當作由也匪石謂蜚疑
亶之俗字蒙案夷州亶州在海外而夷蜚在南
海內豈可緝乎此等俗字闕之可也匪石謂虻
蝻疑蟪蛄之俗字蒙案虻蝻當作毛孟或作毛
龜孟龜古音讀如莽在陽唐部螟在庚耕清青

部不得合為一聲也匪石謂颺未詳蒙案一切
經音義卷十三戰頡字體作顛又作懺之見反
下又作痃同有富反說文戰頡謂掉動不定也
今案李洞贈龐師云妝發秋霞戰翠翹和凝宮
詞云香雲雙颺玉蟬輕二句同意是戰颺古今
字也匪石疑為扇之俗字音義胥失之矣匪石
謂螯當作龜蒙案據五行大義當通作螯匪石
不見此書故用羅存齋之說但螯亦非說文所
有以虫部蠃有二敖八足之說攷之則但當作

敖也匪石謂填疑鏝之別體蒙案周禮秋官音
義冥氏如字又莫麻反則填當作冥也匪石之
說非是匪石謂坳疑黝之別體蒙案說文之泐
澤水經注作坳澤是坳當作泐也匪石謂塔疑
剝之俗字或作鞞蒙案一切經音義剝音初一
反浮屠名剝者譌也應言刺瑟胝刺音力割反
此譯云竿人以柱代之名為剝柱以安佛骨義
同土田故名剝也以彼西國塔竿頭安舍利故
也既云竿云柱則喞塔為之亦無不可也匪石

謂釧疑軻之俗字蒙案釧當爲穿之俗鈕說非是匪石謂阡通作千蒙案水部有汗洎二字亦阡陌之異文也匪石謂醕酤疑冥顛之俗字蒙案詳茗字下件匪石疑牽之俗字蒙案牛古音疑段若膺刪大牲也牛件也六字而以事也理也爲訓其說是矣至今人所用條舉件系之件當作東廣韻件分次也東分別也說文本从東八八分也此聲義皆同匪石以牽代之甚難而實非矣匪石謂借通作藉蒙案陸德明以暗爲

說文借字匪石謂峯疑封之俗字蒙案漢書大月氏本西域國出一封橐駝注云晉上有一封高也如封土焉今俗呼爲犂後漢書順帝紀云疏勒國獻封牛注引東觀記封牛領上肉墳起若封焉因以名之卽今之峯牛郭注上林賦云犕牛領有肉堆顏師古以爲卽犂牛也觀此則峯卽封之俗竟無疑義匪石謂注義無峯字則未攷是部逢从辵峯省聲也但此亦譌誤止當云从辵峯聲耳段若膺則以峯爲峯之俗匪石

謂个卽介之俗體蒙案唐本說文有个戴侗辨之究矣匪石謂鞋疑主之俗字亦作注蒙案玉篇黃部鞋他日切黃色或作糾鞋同上衆經音義卷十三鞋羅圃吒國古文作糾鞋二形同他口反圃烏溝反觀此則鞋之本字作糾故說文不收鞋字匪石說非是至於祆教本出大秦在唐時已嚴禁其教見於通典集韻謂關中謂天爲祆此漸染衰教語音不正之故匪石不辭而闢之反以氏羌鄉壁私造不可知之書謂卽天

之俗字且引釋名天顯也以坳會之可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匪石謂僧疑增會之俗字蒙案我朝聖學昌明士非二漢經師之言不道魏晉以後羌胡野文何足挂牙舌乃欲以會會小子切桑門之合音牛頭馬脯未足爲喻斯亦無病自灸者矣至謂笑卽笑之俗體知見在段若膺之上黃涪翁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吾於匪石亦云

書列子後

余少讀列子見其言不能洪深疑其僞而不敢
質後讀十駕齋養新錄疑爲魏晉人僞撰而後
歎有識者果不異人意也列子稱四海四荒四
極則其書出爾雅後矣又稱太初太始太素則
其書出易緯後矣又稱西極化人西方有人焉
不知其果聖歟果不聖歟則其書出佛法入中
國後矣又稱火浣布事皇子以爲傳之者妄蕭
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案魏文博極

羣書使得見此書則典論中所云云者早已刊削是其書又出典論後矣又晉世清譚之流於老莊佛之外未嘗及此書一字此亦杜預注春秋不見晚出尚書之比且莊子頗詆孔子此自道家門戶不同儒家之故而此書以黃帝孔子並稱聖人則又出於二漢聖學昌明之後必非戰國之書也魏晉時多僞書如古文尚書孔子家語孔叢子皆列子之類也而三書之文作不得列子一脚指則以清談自是晉人勝場難與

爭鋒也

書昌黎先生原道後

原道一篇童而習之白紛如也開宗明義闢老
而不及佛且佛以後漢入中國而曰佛於晉魏
梁隨之閒何哉伊舊何父曰魏略曰臨兒國浮
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
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
毛蛤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
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
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

博士秦景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邱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南齊書高逸顧歡傳歡著夷夏論曰道經云老子出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子時剖左腋而生墜地

卽行七步于是佛道興焉觀此則佛或以爲老子所教或以爲老子化身本無二法故其徒自稱曰貧道中國稱之曰道人自蕭子顯極力尊佛以爲世閒第一法自時厥後始自別爲僧以異於道家故昌黎公闢老而佛在其中矣佛雖以後漢入中國而中國人之佞佛實自晉始細讀正史及世說新書猶可概見尚書故實稱佛像本胡人矧陋不足以生畏敬戴逵因爲改作夫像可以改作它復何道後魏太武太平眞君

二年詔云雖云胡神問今胡人皆云無有乃漢
劉元真呂伯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說
埶益之非有眞實豈欺我哉昌黎公云佛於晉
魏梁隨之間此吐詞爲經也云黃老於漢者蓋
老聃孔子所從問禮者必無此家人筐篋中物
不可施於朝廷之語此爲道家之學者引老聃
以自重夫黃帝可因託老聃何不可因託之有
此公之言所以左右六經也下文今其言曰聖
人不死云云此闢老也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
云云此闢佛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
此闢老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云云
此闢佛也此篇體大思精覽者或不能創通大
義故爲擘肌分理如此韋宏嗣所云當與經典
竝陳非特諸子之倫者此文之謂矣

書韓文攷異後

李南紀序昌黎先生集云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常方从杭本作賞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語朱子曰今案不賞乃蒯徹教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施之於此既不相似且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敢取以爲用也今从諸本爲正治運謹案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朱子博極羣書非伊川之

比而習鑿齒史才不常近出世說新語不能引以爲證此目論也至昌黎公和皇甫湜陸渾山火詩女丁婦壬傳世昏朱子但能言其理而不能引皇侃論語義疏蕭吉五行大義以證之則以此二書久淪異域耳目所不及不足爲朱子病也

書金石要例後

黃太沖金石要例曰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壻左拾遺李漢鞏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鞏卽壻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閻百詩與戴唐器書曰昌黎長女初適李漢更適樊宗懿金石要例載之非漢死而後嫁乃出而再嫁於樊者果爾昌黎死後漢爲文集序自稱門人且云辱知最厚且親於韓氏絕矣猶曰且親乎更奇者唐

書李德裕惡李漢以漢之友壻蔣係出之外吏
係卽第三女之夫故與漢曰友壻昌黎死時三
女尚未字人後乃嫁蔣係係名父之子也皆見
唐書此時昌黎女更適人久矣猶并其姍黨謫
之乎可見漢始終以韓壻爲重何如當日不出
之乎乞爲我一解伊舊何父解之曰昌黎四女
長適李漢次適樊宗懿次許嫁陳氏四女未笄
持正所云三女三字當作三鄭君所謂古三四
積畫也持正好用古字卽聳字可見黎州不能

思誤書肌決昌黎長女改適此何等事而可輕
以誣人耶昌黎爲李邦墓志曰漢韓氏壻也可
見漢始終韓壻何嘗有出妻更嫁之事又乳母
徐氏墓志云及見所乳兒愈娶婦生二男五女
蓋指此四女及女挈數之也此尤其切證云

到浙河得見孫頤谷讀
書脞錄亦踵黃閣之繆

余近

書洪北江補三國疆域志後

稚存補三國疆域志掣擲之功允臻其極以余攷之猶有遺憾如建安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此正史也而引宋人之地志文士傳曰鄭胄字敬先沛國人有文武容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懼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並爲請得釋搜神記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建安之置郡當在吳大帝時

今稚存云建安字 六景帝永安三年以會稽南
部置雖據正史及各家地志但於文士傳搜神
記全不契勘亦未爲得夫景帝尚改漢興爲吳
興豈肯取漢之年號以氏其郡哉以公心辨之
當以正史爲主而分注文士傳搜神記於下以
稽疑可也又吳錄地理志曰朱光祿爲建安郡
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裏之至明年春夏色變
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曰盧橘夏熟盧黑也蓋
近是也

御覽卷九
百六十六

又搜神記載吳孫皓世淮南

內史朱誕字永長爲建安太守稚存亦不采其
撰東晉疆域志載山海經注晉安羅江縣而不
云有霍山亦不免扁掄甚矣著述之難也

書道古堂文集後

杭堇浦亢宗錄序曰謹稱伯禹少子封於餘杭
爲吾杭得姓受氏之始則杭固以地爲氏鄭樵
撰通志略練於氏族此獨闕而不書疏矣他書
多引後漢長沙太守抗徐以當杭氏之望夫徐
在度尚傳史策昭著抗之非杭明矣徒以音近
字譌遂使其宗莫辨乎明嘉靖時吳興凌膳部
迪知著萬姓統譜迺兩收之重見疊出尤爲荒
謬不足與辨也

案說文抗扞也从手亢聲杭

何氏學
抗或从木廣韻亦有杭音宅書引抗徐以當
杭氏之望未爲失也大宗以爲音近字譌此不
識字之過也至引鄉壁私造之譌以芙谿西之
疏恐彼我易觀更相笑矣

書潛孳堂文集後

錢竹汀荅問曰問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稷
契皆出黃帝稷契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
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始此皆昔人所疑
不審何以定之曰史記敘世表本之五帝德帝
繫篇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羲之
後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之後禹爲少昊後
契爲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
嚳則舜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爲堯所知

亦無所怪於情事亦近之又攷春秋命厯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焉則顓頊非黃帝後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潛夫論亦合治運謹案漢高帝之父史記漢書無名王符不難僞撰則其議論何足孤據竹汀宗之謬矣春秋左氏傳曰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外傳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則舜自是顓頊之

後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嚳而宗堯則顓頊自是黃帝之後帝嚳自是顓頊之後姜嫄簡狄爲高辛氏之世妃感天而生稷契去帝嚳不知若干世左傳所謂世濟其美不殞其名以至於堯也堯不能舉者非不能也孔子稱堯其智如神若不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何名爲智蓋舜以布衣而宅百揆不有大功二十天下其孰能宗之故堯以爲之功使爲天子而橫目之民則曰堯不能舉堯不能去耳此孔子所謂民無能

何氏學 卷四
名也舜亦感天而生非瞽叟之子故瞽叟必欲
殺之而堯妻之以二女亦不爲黷姓也堯姓曰
祁舜姓
曰姚皆感天而生之明證說文曰姓人所生也
古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春秋傳曰因
生而賜姓
从女生聲竹汀於經傳及許鄭二家之書未能
觀其會通心知其意而信王符鄉壁私造不可
知之說斯亦通人之蔽矣

書劉忠定公盡言集後

劉器之鐵腸石心世無異議朱子撰名臣言行
錄遺之特偶未見其盡言集耳近世某公謂朱
子以其曾劾程子之故斥之使一字不登余謂
朱子撰詩集傳論語集注采元城劉忠定公之
言及命劉清之編小學載元城劉忠定公之行
甚詳何嘗爲雒黨報九世之讎哉某公之言得
毋有朔黨之意耶系之以詩曰器之真鐵漢焯
焯在耳目朱子撰名臣偶遺言行錄聞見有未

周肯懷非齷齪世有小人
心妄度君子腹以爲
雜黨人朔黨遭謗讟豈知
朱它書載劉事盈幅
大賢何容心而曹自局促
寄語天下人責人休
太速

書十駕齋養新錄後

錢竹汀曰陳襄經筵薦士
章稿淳祐元年其五
世從孫塏刻石於平江
憲治不知何時移置蘇
州府學襄所薦三十三
人宋史無傳者唯虞太
熙吳賁吳恕劉載林英
孫奕鄒何七人虞太熙
宜興人皇祐二年進士
官至侍講見咸淳毘陵
志林英元豐二年爲淮
南東路提點刑獄元祐
五年五月衛尉少卿林
英提舉集禧觀英以疾
自請也見李氏通鑑長
篇孫奕名亦見毘陵志

云慶祿二年楊寘榜進士而事迹闕如未審卽襄所薦否又婺州題名碑有孫奕嘉祐五年以駕部員外郎知婺州改虞部郎中攷襄薦士在熙寧中嘉祐在熙寧前十有餘載其時階已至前郎中而此奏云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資歷久而班秩轉下疑非一人治運按淳熙三山志卷二十六皇祐元年馮京榜孫奕字景山閩縣人歷知南陵海陵吳縣呂誨知開封薦知封邱縣誨拜御史中丞薦爲臺推遷監察御史論新法爲鄧綰劾奏出監陳州酒稅陳襄知杭州辟爲簽州祕監泗州轉般倉元祐初除本路轉運使卒

書黃梨州明夷待訪錄後

余聞明夷待訪錄之名舊矣今年到浙始得其書而卒讀之惜其有褒諱挹損之文辭故其刻者止於是顧亭林稱其相與闡合十之十七則讀日知錄猶可想見其書之大較伊舊何父書其後曰梨州之志則大矣梨州之號則不可以梨州之所處但當以有晉徵士陶潛自遇若箕子則非梨州所忍比也陶徵君詩曰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

自摧折梠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遼今日復何悔余欲援此義改爲種
桑錄悵梨州不見我也

書壯烈伯李忠毅公遺札後

吾鄉壯烈伯李忠毅公老謀壯事鐵腸石心磊
磊軒天地其在浙也得儀真太夫子集思廣益
開誠布公故能盪寇討逆摧陷廓清於鳳尾水
澳諸名賊髮櫛苗苾盡根株痛斷乃止其在治
也都府害其能束縛之馳驟之使之跋前躓後
進寸退尺而不克救公功治運嘗和朱文公齋
尻感興詩中一章辨之究矣公沒僅一星終治
之人不能建專祠揚芳烈而彼貪天功以爲已

何氏學 卷四
力者乃反大書深刻以侈其受降之功此亦士大夫之辱也此卷乃忠毅隸浙時與太夫子籌海書札猶可想見其嚼齒穿齧握拳透爪之風讀之未嘗不垂涕承睫忽忽不自止也太夫子俾治運題其後輒牽連書之如此并手錄卷中跋語以埃東越志之采取焉

蔡牽以賣餅庸奴敝陬嶮海出沒浩蕩遂成巨憝金蝦蟆而化爲長鯨真咄咄怪事聞其篷壞泊三沙以詐降爲緩兵之計忠毅洞燭其姦欲聚而殲旃可一掃刮絕去都府以爲不可遣廢令某選撫之方將築受降之臺設座以待而蔡牽則已揚颿去矣都府悔之折骨於乎當日者縱不能如太夫子之發縱指示左提右挈但使一聽忠毅之所爲而勿掣其肘雖百蔡牽亦早已艸薶禽獮如鳳尾水澳諸名賊耳夫豈使淹霆緩電乃至以貞姿勁質剛態毅狀之純臣糜身拋石之間僅爲鬼雄以氣吞逆賊哉此覽者所爲揜卷太息而垂涕於善將將者之爲大儒

之效也抑治運嘗讀琅環僊館詩埵錄李壯烈
二詩此則韓岳二忠武之餘事而我太夫子之
歎舊懷賢如杜文貞公八哀所云者所以爲許
身稷俛人語也

書瓦當文字後

太史公書司馬相如傳華榱璧瑤索隱引韋昭
曰裁玉爲璧以當榱頭司馬彪曰以璧爲瓦之
當也王士點禁扁曰椽頭之題曰當此瓦當當
字之解近世錄瓦當文字者皆引玉卮無當之
當以釋之此但照隅隙未覲衢路者也

書廿二史攷異後

高貴鄉公之說經也博士述王肅之說錢竹汀
曰案王肅卒於是年而其說已爲博士所習進
講人主之前蓋肅兼通諸經強辨求勝又以三
公之子早登顯要易爲人所信從也治運案蕭
子顯南齊書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誼優洽一
世孔門褒成竝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
畏而王肅依經辨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
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此時高貴鄉公僅亦

守府司馬昭之氣燄已張王肅之說進講人主之前亦猶王安石之配食聖師位在顏子之上也幸稽之言殆見其表而未見其裏歟高貴鄉公之論每伸鄭而詘王司馬昭之絨械已成於此矣

穆天子傳注疏跋

穆天子傳注疏六卷望江檀萃撰萃之學長於時文於道古則摘埴索涂冥行而已矣如昆邱之人陸吾今本闕陸字不能據山海經以補之暴蝨書於羽陵今本闕暴字不能據御覽以補之猶可曰聞見之不衆也至援列子以補帝臺之篇則其空腹作高心甚可愍笑矣夫列子晉人僞撰郭景純所不見則其書在景純後矣故有西極化人之說又云西方有人焉不知其果

聖歟果不聖歟皆謂佛也昌黎公云佛於晉魏
梁隨之間蓋佛雖以東漢入中國而中國人之
信其書則自晉始耳古音化同吡不與回同檀
萃乃以西極化人為回人以西方聖人為天主
夫佛教為吾道之異端若回教祆教則又佛教
之異端而檀萃乃為之推波助瀾如此雖真讀
書人自不為其所惑而天下真讀書人少不讀
書人多則檀萃之此書方當誤後生也或曰火
其書可歟曰不可我能火之彼必能蹙之不如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斯無邪慝矣夫歐羅巴亦
自稱化人吾不之責而責檀萃者惡其儒名而
墨行耳或曰檀萃於幽囚拘苦中為此書特以
文為戲耳君何過之深耶曰遊戲而不悖於道
則可若遊戲而吹噓邪教之焰豈不過甚矣哉
逆回蘇四十三之亂安知非此書階之戾耶至
若祆教之弃闕先神實祖夷居於受德主祠不
嫁遠承獸行於諸兒檀萃以為西方聖人則梟
亂白黑矣

題高平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後代先生望坡

余少讀朱文公小學竊慕范文正公之為人稍長讀宋史及丹陽集益切景行之思後見褚摹臨河敘有公題云才翁東齋所藏圖書嘗盡覽焉心正筆正而書名不盛乃以德掩其書邪伯夷頌亦爲才翁書瘦硬通神芒寒色正展卷再拜而後敢仰視其切瑳字不從俗作磋蓋說文有瑳無磋經典釋文亦作瑳公以命世大才而頰宏小學以視鍾嶸品王儉云王師文憲旣經

何氏學 卷四
國圖遠或忽是彫蟲溫庭筠規令狐綯云伏冀
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者豈可共世而論巨
細同年而議豐确乎論者以繆醜壑相之題識
爲憾謂當削而投之余謂方回亦喬宇嵬瑣也
不當同類而竝笑耶要之使三凶生公之時陽
和布氣鷹化爲鳩識者亦不憎其眼也惜乎真
迹已爲六丁取去今所見者石刻耳而精明朗
焉籠蓋人上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愛日軒記

愛日軒者先君子奉先大母板輿游觀之所也
今兒子輩讀書其中問曰愛日之義取揚子孝
子愛日乎抑取曾子君子愛日以學乎曰皆是
也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唐書曰百姓不
親五品不慈女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左氏春
秋曰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
內平外成大學之親民明人倫以使民自相親
修道之謂教也觀公明宣之所以學曾子者則

知子夏之所謂學矣聖賢之言猶重規疊矩自後世凌高厲空忽近圖遠儼焉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而學術將爲天下裂矣豈不悲哉烏虜楹書猶在庭誥難追緬想春暉留連冬愛書此以示子孫

荅陳恭甫先生書

疇曩辱下詢桶石二字治運謹案呂氏春秋仲春紀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槩此桶石二字之見於古者說文桶木方受六升段若膺注疑當作方斛受六斗廣雅方斛謂之桶月令角斗甬注甬今斛也甬卽桶今斛者今時之斛秦漢時有此六斗斛與古十斗斛異史記商君平斗桶故知起於秦也石依說文當作柘石亦經典通用字也治運志東越方言詳矣

今略之於此如晁溫溼也今東越行此音濩雨
流霑下也涿流下滴也今東越謂雨落爲濩涿
清寒也禮記冬溫而夏清灑冷寒也太平御覽
引世說何乃灑今東越謂冷爲清爲灑鬱日且
昏時也今東越謂日西方而鳥棲爲鳥投鬱蠅
冥也今東越謂夜爲蠅旦謂之蠅冥謂之蠅其
義一也謝在杭五襍俎以眠字代之失之矣周
禮故書乃分地邦而辨其守地邦謂土盼杜子
春改邦爲域非也今東越謂地方爲地邦此古

訓也論語酤酒市脯不食漢書及柳子厚河東
集皆有食酒二字今東越行此語漢律曰膠田
秣艸今東越有秣艸之語經典釋文喙有昌銳
反之音今東越行此音方言廣雅皆云蜀一也
管子抱蜀不言而庶堂旣循卽老子之抱一以
爲天下式也今東越謂一爲蜀穡穡多小意而
止也今東越謂多疑者爲穡穡穡拏羞窮也今
東越謂愛排場者曰穡拏汙浮行水上也泗汙
或从囚聲列子曰習於水勇於泗今東越行此

音水準也準古音之壘切考工記故書準作水
 今東越呼水為林此古音也淳內則考工記注
 皆云沃也釋文之純反東越行此音霰稷雪也
 今東越曰就雪聲之轉耳廣韻上聲飯傘筭頰
 同紐去聲飯餠開粉繫蛸同紐周易反生一作
 阪生漢書蒲反即蒲阪說文繫泉即阪泉今東
 越噉飯聲近畔此古音也潘浙米汁也今東越
 行此音涪食已而復吐之从水君聲爾雅曰大
 歲在申曰涪灘今東越謂食已欲吐曰灘涪涪
 灘為灘涪猶蝨斯之為斯蝨耳醫書謂之吞酸
 亦得備一解也齧炊釜溢也今東越行此音苣
 束葦燒之也今東越謂點火為苣火燂燂火兒
 今東越謂火烈為燂燂火氣也今東越謂火
 氣熏人曰燂燂難麻蒸也今東越有紙燂語古
 用麻今用紙耳盼恨視也今東越行此音坨古
 文宅今外間諱竹坨之坨為楚嫁切東越諱坨
 為麤臥切此音之轉也爾雅斄輪謂之隕日出
 而風為暴今東越謂風之大者曰隕或謂之暴

香祖筆記乃作颺颺二字此鄉壁私造不可知
之書也爸爸也孀母也見廣雅顧況哀囡篇有
郎罷字韓文公祭女挈文阿爹阿八罷與八皆
不得其字而以聲發之耳當以爸爲正古音父
音補故鼻音父二切爸反蒲可與父音相近今
東越謂父爲爸母爲孀此近古之音也詩四月
正義蕩釋文皆引說文怵習也今東越有慣怵
之語揭事不成遂急戾也今東越謂失意者曰
尙釋名廣雅皆云髮拔也今東越謂髮爲拔此
秃髮之卽托跋亦卽圖卜也又東越謂發花發
蕊發瘴之發皆作拔此公叔發之所以爲公孫
拔而鬢發之所以爲澤浹也此三代之古音也
顛絲節也今東越行此音唐顧況謂東越呼子
爲囡音蹇今案此乃支邑之稱若都會實呼子爲
劈蓋取十一以上上所劈之意亦古訓是式也
釋艸云萃萍其大者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
江東謂之藻音瓢今東越行此音蝻齧人飛蟲
蝻齧人飛蟲今東越稱蚊子爲蝻蝻蝻臭蟲也

今東越謂之石蜚周櫟園不得其字而以聲發
 之謂之石背謬矣淮南子日至悲谷謂之舖時
 說文舖日加申時食也今東越謂申時雨為舖
 時雨趙趨怒走也今東越行此音口張口也今
 東越謂大聲者曰口口噉至於呼鸚鵡為咧咧
 見爾雅翼雞呼粥粥犬呼盧盧羊呼半半豕呼
 殺殺上谷名皆見說文風俗通等書又如火呼
 燬來呼釐稻呼胄阬呼康鏡呼涼更一更二更杭
 呼岡麋呼曷病呼傍柄呼謫房呼旁橫呼黃旨

呼崩檜呼湯復呼復霧呼戊彭呼旁分呼奔折
 呼舌夫呼舖跌呼蒲則皆三代之古音也治運
 嘗撰治語連珠云蓋聞多能鄙事食酒行棋人
 有恆言肩甲背呂是以事不成遂而急戾誰知
 作緇之文日在西方而鳥棲孰識投轡之語蓋
 聞雨流霤下為濩若撥雲霧而睹青天浮行水
 上為汙若弃敝屨而獲珠玉是以誤通周禮且
 將地域以改地邦不讀方言誰知抱一之為抱
 蜀蓋東越所以有江東語如萍謂者以吳桓王之藻類

大檢其江左之故所以有中原語

如北人謂雨為霽上谷名

豬殺之類

者以永嘉之亂故通典於揚州後論之詳

矣它若腴赤子陰也斐婦人小物也語涉不典
尚未敢瀆陳焉

祭覃谿先生文

繫蒙與先生之上世兮蓋同爲東越之人今越
之南燕之北兮曾不得與夫子而相親惟我之
世親與舊雨兮曰望坡先生泉菑必皆嘗勾先
生之殘膏賸馥兮我因得覩先生之片甲一鱗
先生之詩固已造虞文靖之堂而躋其馘先生
之書固已入歐率更之奧而擣其真先生之揚
權金石擘揮謚錄固已包劉越歐吞黃吐米而
下視吾竹房趙寒山諸子曾不足以捧硯而扶

輪抑又聞之京師緒論有蓋代之碩輔龐臣嘗欲乞一言以光別集三造門而不得見先生之身蓋先生置身之高已在日月之際而先生友教之廣不遺領海之瀕此則先生之雅才好博稹爾爲一代之宦學鳳麟也未所不憭者先生之經訓蓋猶有拘文牽俗循誦習傳之漏見曲論而無有越世高譚自開戶牖之逸羣冠倫蓋猶有黨枯骨護朽簡翫所習蔽希聞之周章省覽而無有攷訓詁據遺逸解謬誤達神旨之超

逸絕塵此則蒙之敢獻其疑而未獲造邾而不虞先生之遽乘東維騎箕尾而不復與世爲春也烏呼先生之恆幹魂魄一去將同秋草先生之造述終古常見光景常新獨惜丁丑集京師從進士試嘗欲假蒞以之館庶幾與先生上下其論以觸類而引申有盜余臥裝以先者而不克遂其志蓋至今猶緜歎而曾呻而又歎先生之學成士範而胄絕 聖世尤不能不令人

淚河東注問蒼旻也尚饗

連珠

蓋聞天不爲首則闢設之說已誣物不可窮則
劫灰之言應息是以莊嚴星宿祇爲釋部之墨
屎龍漢延康休受道家之回惑

蓋聞非常之原世所共驚橫目之民難與慮始
是以托克托之勩以季末而不克歲其成徐貞
明之功以眾咻而不得竟其緒

蓋聞聖賢卓犖固以殊絕凡庸僊佛荒唐專以
包壅闕茸是以蔡京外後胷成卍字之文林甫

生前殉有香鑪之捧

蓋聞臨兒彌衛國號既殊淨妙莫耶母石亦異
是以僊真二義得登祭酒之書勃由雙聲誰識
浮屠之字

蓋聞張陵蛇腹豈形解而默僊王氏鬼兵徒藉
寇而齋盜是以先民有作特書米賊之名蒙古
無知乃錫真人之號

蓋聞移東就西竟翻狗國之方位主祠不嫁實
傳獸行於諸兒是以呂宋噶吧既吞鉤而受膾
安南日本亦懲沸而炊齋

蓋聞史公世表法周謚以成文近代家謀出鄉
壁之私撰是以林氏舊國乃有比干腹子之云
汪崎鄰童乃有公姓手文之論

蓋聞百足之蟲雖歿不僵特立之徒雖傳不廣
是以王文成有負俗之累而譽竟溢於寰區張
襄惠有蓋代之勛而名不出於里黨

蓋聞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之謀英雄之心豈爲
孤注之計是以由道而敗特董大夫之迂言非

臣之明出張鴻臚之默記

蓋聞臣不敢令親疏以此媿陛下天若留朕後則不歿豫王是以晉武若有蕪祖之心則懷愍可以無辱宋仁早有高宗之見則徽欽可以不亾

蓋聞攘奪之凶餘殃於似續神明之後不辱於亂離是以宋仁以太宗之愆而胄絕聖世明孝以成祖之惡而祚斬清時

蓋聞自比管樂謙尊而光吾爲周文盜亦有道是以臯伊亞匹劉宏早有緒言孤寡欺人石勒譏其末造

蓋聞非俊疑桀實蕃有徒揚己露才民所曹惡是以文陳思而武太祖高貴歿鍾會之言冠崔嵬而劔縱橫靈均困椒蘭之訴

蓋聞薰蕕有臭美惡不嫌同詞聲氣相求水火就其溼燥是以會稽妖賊姚江與之齊名秋壑私人商邱襲其別號

蓋聞甫遷都而遽萌異志無此癡人舍聖子而

何氏學
欲立神孫殊爲多事是故泰伯之讓非關遊歷
之心古公之賢必無戩商之悵

蓋聞古聲古訓非膚學所能知異義異辭豈淺
鯁可輕議是以諤昌扁見妄更大易之文唐帝
認詞浪改尚書之字

蓋聞張甲之神難寄王乙之軀劉季之身不盜
巨君之漢是以牛頭馬脯堪憐梅蹟之謾調章
義資冬未許雲莊之點竄

蓋聞大鈞播物塊土無垠一雨所膏淺深或異
是以告非人而言不著安有造鄰親受之私道
可受而不可傳安有枕股獨專之祕魯讀傳爲專是傳專

古今字

蓋聞古今定論辨以公心一時查譚憎茲多口
是以王方慶之軒鴻舉鳳豈曰凍蠅諸葛誕之
劣虎優龍詎云功狗

蓋聞小大由禮有所不行出入中君聆之至論
是以震風凌雨聖者亦廢規旋後門同衣國人
不偁其亂

蓋聞顏子卅八世已歸仁曾子七十名聞天下
是以秀而不實人固不可無季器之疑神惟在
鏤而不舍

蓋聞魁壘者艾有時而民無得稱溝猶瞽儒有
時而言爲世則是以馬昭知政博士相與誦子
邕之經二王當朝世人不敢言羊公之德

蓋聞載籍極博東向立而不見西牆點勘綦難
隅隙照而未覲徑遂是以紀文達定致堯之表
德而其兄亦有羽光之僂段若膺定梅頤之實

賓而其弟亦有季真之字

蓋聞聖文幽遠貴廣慮而深思末學支離每誦
言而忘味是以諭親於道可悟惟憂疾之辭出
門如賓方知尻不容之義

蓋聞小正雖頗疏略失傳乃羲和遺迹月令抄
合呂紀而作非周書舊文是以改火之言旣俄
空而不載助生之政亦蓋闕而無聞

蓋聞聖學與季而徙必無過謙之言英儒擬聖
成書必無記者之語是以嵩載祀之未卅則無

能道者三稱莊子於王前卽不名臣之五

蓋聞羊叔子清識難尚而鄒潤甫亦以英辨見稱朱文公至德可師而王宣子亦以吏能自異是以驥尾之垠言豈一端龍頭之名斷難倒置蓋聞君子大居正善自爲謀小人難作緣非徒無益是以趙溫舉曹瞞之愛子竟坐免官鄭仲餉秦檜以地衣因之見斥

蓋聞凡鄙俗見難以仰測聖心屈壓私情所以
上嚴祖考是以明祖改周公之禮不足乎揚肅
皇極典獻之尊于其無好

蓋聞王祥能子而有事讎之譏溫嶠純臣而有
絕裾之恥是以葑菲之采君取節焉忠孝之道
區已別矣



紀夢

治運嘗夢侍先君西郊草堂外傳聞百詩至進
迎之池旁百詩短小精悍面有墨偃蹇不爲禮
曰女何故遺我羞夢中錯愕不知所對覺而思
之生平篤信百詩之說所不喜者惟莊子好樂
李漢出妻二事嘗著論正百詩之失文章天下
之公百詩必不以此怒我也却後數年甲戌對
策論古今文尚書越世高譚不爲便熟媚耳目
語同校官評云礙眼百詩以尚書古文疏證爲

一代儒宗而治運以此報罷所謂遺百詩蓋者
其是也夫

愛日軒影版



